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木棍上，一会儿悬空吊着，一会儿被拉上来。我站住了，我望着黄鹂，忽然觉得它的焦黄的羽毛，它的嘴眼和爪子，都带有一种凄惨的神气。

“你要吗？多好玩儿！”老头儿望望我问了。

“我不要。”我转身走开了。“我想，这种鸟儿是不能饲养的，它不久会被折磨得死去。这种鸟儿，即使在动物园里，也不能从容地生活下去，它需要的天地太宽阔了。

从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想起黄鹂。第二年春天，我到了太湖，在江南，我才理解了“杏花春雨，群莺乱飞”这两句文的好处。

是的，这里的湖光山色，密柳长堤；这里的茂林修竹，桑田荷荡；这里的乍雨乍晴的天气，使我看到了黄鹂的全部美丽，这是一种极致。

是的，它们的啼叫，是要伴着春雨、宿露，它们的飞翔，是要伴着朝霞和彩虹的，这才是它们真正的家乡，安居乐业的所在。

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

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这就是彩色生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这就是景物一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吧。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

黄鹂

黄鹂

黄鹂

一九六二年四月

（选自《环翠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

——病期琐事

散文《黄鹂》，收录在孙犁先生（1913—2002）《晚华集》（1979年8月初版）中。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孙犁的创作生活“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60年代，作者在青岛养病，以太史公和鲁迅翁的追随者自勉，读古书，读依照“鲁迅日记书帐”购置的书，由此区别于其他“延安作家”；更其思想，也更其艺术。“芸斋小说”、“耕堂劫后十种”、“书衣文录”、“耕堂读书记”等次第面世；质胜于文、坚至隽永的晚期风格，卓立于当代文坛。

“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然而，人每每不得其极致；时手运乎？感触于此，惜惜于此，寄望于此，于是，有《黄鹂》。

初次见到它，是在阜平县的山村。那是抗日战争期间，在不断的炮火洗礼中，有时清晨起来，在茅屋后面或是山脚下的丛林里，我听到了黄鹂的尖利的富有召唤性和启发性的啼叫。可是，它们飞起来，迅若流星，在密密的树枝树叶里忽隐忽现，常常是在我仰视的眼前一闪而过，金黄的羽毛上映照着阳光，美丽极了，想多看一眼都很困难。

因为职业的关系，对于美的事物的追求，真是有些奇怪，有时简直近于一种狂热。在战争不暇的日子里，这种观察飞禽走兽的闲情逸致，不知对我的身心情感，起着什么性质的影响。

前几年，终于病了。为了疗养，来到了多年向往的青岛。春天，我移居到高海边很近，只隔着一片杨树林地的一幢小楼房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清晨晨昏，我常常到那杨树林里散步。有一天，我发现有两只黄鹂飞来。

这一次，它们好像喜爱这国的林木深密幽静，也好像是要在这里产卵孵雏，并不匆匆离去，大有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意思。

每天，天一发亮，我听到它们的叫

声，就轻轻打开窗帘，从楼上可以看见它们互相追逐，互相逗闹，有时候看得淋漓尽致，对我来说，这真是饱享眼福了。

观赏黄鹂，竟成了我的一种日课。一听到它们叫唤，心里就很高兴，视也就转到杨树上，我很担心它们一旦要离此他去。这里是很安静的，甚至有些近于荒凉，它们也许会安心居住下去的。我在树林里徘徊着，仰望着，有时坐在小石凳上谛听着，但总找不到它们的巢房所在，它们是怎样安排自己的住家和产房的呢？

一天清晨，我又到树林里散步，和我患同一种病症的史同志手里拿着一支猎枪，正在瞄准树上。

“打什么鸟儿？”我赶紧过去问。

“打黄鹂！”史老史兴致勃勃地说，“你来看看我的枪法。”

这时候，我不想欣赏他的枪技，我只想他的枪法不准。他瞄了一会儿，黄鹂发箭飞走了。乘此机会，我以老病鸟的资格，请他不要射击黄鹂，因为我很喜欢它们鸟儿。

我很感激史老同志对友谊的尊重。他立刻答应了我的要求，没有丝毫不平之气。并且说：

“养病么，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

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

惋惜的是，我的朋友的高尚情谊，不能得到这两只惊弓之鸟的理解，它们竟一去不返。从此，清晨起来，白杨萧萧，再也听不到那种清脆的叫声。夏天来了，我忙着到浴场去游泳，渐渐把它们忘掉了。

有一天我去逛鸟市。那地方卖鸟儿的很少了，现在在生产第一，游园事物，相应减少，是很自然的。在一处转角地方，有一个卖鸟笼的老头儿，坐在一条板凳上，手里玩弄着一只黄鹂。黄鹂系在一根

绳上，像一匹被拴住的马，它正低着头，用嘴去啄那根绳子。

我走过去，问：“你养鸟吗？”

“养鸟？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

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惋惜的是，我的朋友的高尚情谊，不能得到这两只惊弓之鸟的理解，它们竟一去不返。从此，清晨起来，白杨萧萧，再也听不到那种清脆的叫声。夏天来了，我忙着到浴场去游泳，渐渐把它们忘掉了。

有一天我去逛鸟市。那地方卖鸟儿的很少了，现在在生产第一，游园事物，相应减少，是很自然的。在一处转角地方，有一个卖鸟笼的老头儿，坐在一条板凳上，手里玩弄着一只黄鹂。黄鹂系在一根绳上，像一匹被拴住的马，它正低着头，用嘴去啄那根绳子。

我走过去，问：“你养鸟吗？”“养鸟？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惋惜的是，我的朋友的高尚情谊，不能得到这两只惊弓之鸟的理解，它们竟一去不返。从此，清晨起来，白杨萧萧，再也听不到那种清脆的叫声。夏天来了，我忙着到浴场去游泳，渐渐把它们忘掉了。

有一天我去逛鸟市。那地方卖鸟儿的很少了，现在在生产第一，游园事物，相应减少，是很自然的。在一处转角地方，有一个卖鸟笼的老头儿，坐在一条板凳上，手里玩弄着一只黄鹂。黄鹂系在一根绳上，像一匹被拴住的马，它正低着头，用嘴去啄那根绳子。

我走过去，问：“你养鸟吗？”“养鸟？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惋惜的是，我的朋友的高尚情谊，不能得到这两只惊弓之鸟的理解，它们竟一去不返。从此，清晨起来，白杨萧萧，再也听不到那种清脆的叫声。夏天来了，我忙着到浴场去游泳，渐渐把它们忘掉了。

有一天我去逛鸟市。那地方卖鸟儿的很少了，现在在生产第一，游园事物，相应减少，是很自然的。在一处转角地方，有一个卖鸟笼的老头儿，坐在一条板凳上，手里玩弄着一只黄鹂。黄鹂系在一根绳上，像一匹被拴住的马，它正低着头，用嘴去啄那根绳子。

我走过去，问：“你养鸟吗？”“养鸟？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惋惜的是，我的朋友的高尚情谊，不能得到这两只惊弓之鸟的理解，它们竟一去不返。从此，清晨起来，白杨萧萧，再也听不到那种清脆的叫声。夏天来了，我忙着到浴场去游泳，渐渐把它们忘掉了。

有一天我去逛鸟市。那地方卖鸟儿的很少了，现在在生产第一，游园事物，相应减少，是很自然的。在一处转角地方，有一个卖鸟笼的老头儿，坐在一条板凳上，手里玩弄着一只黄鹂。黄鹂系在一根绳上，像一匹被拴住的马，它正低着头，用嘴去啄那根绳子。

《中国教师报》2015.12.16

每周推荐 | 孙犁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8版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8版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

黄鹂，一种美丽的鸟。